

Shisho Shūchū. [Commentaries  
on the Four books]

---

Chu Hsi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6

[https://archive.org/details/shishoshuchu01chuh\\_0](https://archive.org/details/shishoshuchu01chuh_0)

李

庸

Confucius.

Great Teaching. Daigaku  
chuyō.

袖玉樓袖玢板翻刻

卯書康  
器

浪華

積玉圃  
松敬堂  
梓

大學章句序

其理與格致修齊之論具於前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  
與天降生民則既與不與之以行義禮智  
道伏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  
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  
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  
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帥使之以治而教之以  
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  
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



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謂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厥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制之詳者也。且亦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亦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

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人學而無  
實。其他權謀術數。不以其功效爲之說。與  
大白家聚族之流。所以惑世誑民。允塞在  
義者。又紛然雜出。其間使其邪。而幸  
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可而不得  
蒙至治之澤。物自否塞。反覆沈痼。以及凡  
季之衰。而壞亂極矣。人運循環。無往不復。  
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大  
子。出而有以接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

篇而表章之。說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  
趣然後告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  
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意之不敏亦幸私  
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矣。是以  
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  
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概知僭踰無所逃罪。  
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  
入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五月  
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

大舊音奉  
今讀如字

其困蒙吝章句

此論

丁程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

於德之閤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

獨賴此篇之存。而論此次之學者。必由

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曰。親。當作新。大學者。人人之學也。明明之

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

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因為氣稟所拘。人欲所

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

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

也。新者。率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

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  
 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與理當  
 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昔當止於至善之  
 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大人之理之極而無  
 止處。人微之私也。此知止而後定。定而后  
 且者。大學之綱領也。知止而后定。定而后  
 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安同。後微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  
 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動靜皆心不安  
 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  
 事精詳得謂得其所也。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此終始之義。兩節之意。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

木始所先。大終所後。此終始之義。兩節之意。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為本。新民為末。

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致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者使天下之人皆自以明其明德

也。心者身之所發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

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惟極也之知識欲其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

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物格而後知至此入者大學之條也物格而後知至

而后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

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治其聲後做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

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

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

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

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



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

其文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而味貫通深。

淺始終。不爲精密。味久常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用書。人甲曰顧諟天之

明命。常日在之也。疑古是字。大甲前書。顧諟

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與帝。爲德者也。常日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曰

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常典。皆自明也。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止於信誓。



本誤在沒世  
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也

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

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終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

不可略也康誥曰作新民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

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大雅文王之

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正於子善也

右傳之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也

此所出也惟民所止邦畿千里者之也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久而不如鳥乎詩

作縣也詩云惟縣蠻之篇格蠻鳥聲也

所當也詩云穆穆文王於廟敬止為人君

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止於孝為人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文王之篇

穆穆深遠之意於教辭辭終續也熙光明

也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

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日之大者也

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詩云。瞻彼淇澳。棗竹以知其所以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棗竹

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六反棗詩作綠猗此韻音同僩下取反

作有諠詩作諠並况晚反恂鄭氏讀作恂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與隈也猗詩

貌也。斐文貌。切以刀。錫以錫。以沙石。苦治

其潛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

其潛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

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  
其精也。惡嚴密之貌。備武毅之貌。喧宜著  
盛大之貌。語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論  
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效可  
得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之  
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也。由  
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也。詩云於戲前王  
盛衰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  
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  
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前王樂其樂  
之篇。以教驛前王謂文武也。言其所以  
賢後王小人習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  
者此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物不得其  
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此兩節以歎治洪其  
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

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

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於人下異

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誣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和子刊初文也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有別有闕文

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諸釋格物致知之義而

今亡矣此章有本無下開卷竊取

程子之意以補之目所謂致知在格

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

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惟天下

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

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

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

理而益窮之以求至於其極在於用

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  
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  
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  
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  
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聲謙讀為慊苦切反誠其意者自修之首  
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者知為善以去惡  
而心之所發自不實也謙快也是也獨者人  
所不知而已所為如地也言欲自修者  
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  
欺使其惡惡臭如好好色則如好好色

皆欲法人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下門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問音閉。庸。鄭氏讀爲罽。出。爲。不。善。而。獨。欲。洵。閉。藏。之。貌。惟。言。小。人。揜。爲。不。善。而。獨。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爲。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能。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

章蓋意識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自此以下並以善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放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為僻惡而之惡放好並去聲鮮土聲。人謂眾人猶放也。僻猶偏也。在者任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不自修矣。故諺有

之曰亦莫知其不也慈莫知其闇也

細細 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

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

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

使眾也

弟夫聲也上聲身修則用教矣

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



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

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中夫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

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

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

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僨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也。

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

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

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

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

人者未之有也。

好夫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

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知是則所合反

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詩云。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

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

夭。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與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

宜。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

國人。詩小雅蓁蕭篇。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

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鳴鳩篇。忒。差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嘆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

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止老老而民興孝。

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信。是以君

子有絜矩之道也。

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

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知所以為方也。言此二者

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

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

而天下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

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

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

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

義。如不欲上之無帶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

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

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

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

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力

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

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詩

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詩

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



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

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繁矩而以民心為心。則是愛民如子。而

民愛之。如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父母矣。

尹民其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

下僂矣。

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僂與戮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

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繁矩而好惡徇

於一己之偏。則身戕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

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

失眾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眾。詩作衆。文工簡。師。眾也。配。對



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  
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詩而  
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  
心而不失則所以繫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  
能已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

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亦上文不

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  
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

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鬪其民而  
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

能繫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

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

是故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

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

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

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

其下字以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

以為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

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

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求之意。

秦誓曰若有

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具心好

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能保我子

孫，黎民何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介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如音冒。

○秦執言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媢，忌也。逆，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

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進，讀爲屏，古字通。用，進，猶逐也。言

有此媢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

如此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

當作怠未詳孰是遠上聲。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

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

菑必逮夫身。

菑古灾字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

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

臺節南山之意。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

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入之術。發已自盡謂忠。循物

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



加切。蓋至此而天  
理存心之幾決矣。生財有以道生之者。衆食

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濇。則財恒足矣。

登反。古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  
幸臣。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

入爲出。則用之濇矣。出此而  
言以明足用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其外

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  
此以至。終篇皆盡意也。不吝者。以財發身。不

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  
長。不仁者。立身以殖貨。入

有上好社而不好義者也。求有好義其事

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止

下。則可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  
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孟獻子曰



畜鳥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

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謂

大反乘斂謂去聲中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  
孫蔑也魯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

家謂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自堯之宋有  
采地者也君子寧止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

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  
用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

用者必曰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

國家積善而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彼為  
善之此何

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道之也。此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和之意。其下之意。其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

與民同力也。言其利若斯。實以知之者也。能如是。則賢樂以爲之。下平矣。

領指題後六章細論條目。其第五、六章乃明善之要。第六、七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以其進而怒之也

本亦曰學以爲當當然之也言當不以

正章以明樂之要樂入章以起禮之

樂以起禮之要禮入章以起禮之

樂以起禮之要禮入章以起禮之

樂以起禮之要禮入章以起禮之

樂以起禮之要禮入章以起禮之

樂以起禮之要禮入章以起禮之

大學詩曰非曰其時是時之也也事有以時

中庸章句序

不惑也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中庸何爲而作也乎思子憂道廢之失其

傳前作也蓋曰余言鬼神繼人而極而道

統也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在執厥中

者樂也所以振發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以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

者則所以明大堯之一言必知是而後可

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而已

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  
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  
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  
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  
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  
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  
公卒無以勝人。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其  
者之尚而不雜也。則守其本心之正。而



不難也。從中於斯，無少間斷，必使真心常  
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  
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患矣。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大  
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  
事，而其授受之際，未嘗有成不遜如此，則  
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  
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  
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

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  
來學。其功反有過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  
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  
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  
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  
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  
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  
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  
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

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  
精進之謂也。其曰君了時中則執中之謂  
也。世之相後于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  
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  
宗蘊奧未有若此。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  
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證明是書以承先  
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  
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  
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

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  
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子載不  
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一家似是之非。  
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  
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  
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  
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  
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  
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

矣。然自蚤歲即嘗文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百年。以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

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為定誓章，句篇以俟後之君子而同志復

取石氏書刪其繁亂者以新略其用。嘗

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

此書之實支分節解，脉絡貫通，時相因

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

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



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  
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  
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庸

中庸

中庸

中庸

中庸

中庸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其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命猶

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

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

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

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

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

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

之所當行。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

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

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自道。而不知其

由於性。則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

固有者。教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

子所謂道之大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

出於天。亦此意也。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其於心無物

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用須臾離也。若其

解則豈本性之謂哉。是故君子之心。無有欲

畏。雖不見聞。亦不愆忘。所以存天理。定心

之本然。而不復離於須臾之頃也。

隱莫顯

微故君子

帳其獨也

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此地也。言

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

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大小之事。無有

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居此。不

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

復其潛滋。躡長於隱微之中。以

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止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

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

用。道之用也。直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

之意。致中和。大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居安其

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

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

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大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

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

中矣。是其一體。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



故於此合而言之  
以結上文之意

白第

章下思述所傳之意以

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

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

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

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

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

謂一節之體要是也其下

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曰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

及而平常之理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中庸者君子

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

而無忌憚也亦以爲然合從之也君子之

所以爲中庸也小人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

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不能

時而存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則其在也故

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

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中庸

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

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

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

中庸是也。然中庸加充謂人皆能之。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能久矣。則

失中。不及則不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處。但世教衰。民不而行之。故

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此章亦無能字。與不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

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

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又理之

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皆

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

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入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以常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也。升。以之。父。習。善。德。之。不。

子曰。右第四章。好。取。之。交。取。者。德。之。揚。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

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





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况能擇而不能守。昔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與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也。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背也。

也。奉持而著之。心背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

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中庸治也。一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

然皆倚於

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善易能。然非義精仁熟

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白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是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子曰。南方之強也。子路好易。故問強。

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南方之強也。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寬

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寬

以教。請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

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衽金革。死而不厭。北

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

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

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

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

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也。國無道。不

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

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素。按

道也。夫道者，天下之歸也。人不能無道，猶水不能無魚，木不能無葉。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薄而位高，位高而祿厚，鮮克長。夫道之於天下，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道則死。是以君子欲富，黃金覆，白玉掩，珠玉珥，此其所以為富也。然則道之於人，亦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道則死。是以君子欲貴，黃金覆，白玉掩，珠玉珥，此其所以為貴也。然則道之於人，亦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道則死。是以君子欲富，黃金覆，白玉掩，珠玉珥，此其所以為富也。然則道之於人，亦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道則死。是以君子欲貴，黃金覆，白玉掩，珠玉珥，此其所以為貴也。

士事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

此篇大意以知不勇達德為入道

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學頭門

之事明之舜知也緣端仁也

也者廢其言則無以造道而誠德

矣餘見第

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求反。費用之微也。大婦

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人也人猶有

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



莫能破焉

與夫擊之君之道近自夫婦居

不能盡其大無外此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

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

者道中之中及其至而聖人亦不能與

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矣其曰

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而曾子問義而孔子

知孔子不得位是時也博施之幾也謂人所

憾於大地如覆載生成之而詩云鳥飛戾天

及寒暑與禘之不得其正詩云鳥飛戾天

魚躍于淵言其上下也

類也至也。祭者。孔子。用此。謂。以。此。而。流

行。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道。也。其

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也。謂。道。也。其

曰。此。節。子。思。使。繁。為。人。處。活。論。撥。雖。諸。者

其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

思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

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

道

道者齊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

爲不足爲。而以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詩云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明前詩反。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

兩則法也。晚邪視也。善自研則伐木以爲柄者。彼利長短之法。在且利可。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利。而利者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於人。之身。而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則其不遠。亦易從。是也。能知能行。則欲其遠。亦易從。是也。思慮遠。子所謂以謀人。學人。則易從。是也。

道不遠施諸已而不應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爲忠

和已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謂也。道卽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應。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君子之道四立。

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  
 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  
 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  
 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此四字  
 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  
 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  
 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  
 益力。言有餘而認，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  
 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  
 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  
 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石第

章

遠人者夫無功能

能其費也而所以然者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其位也

見在位者之位而為其位

素富貴行乎富貴

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

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言君子之德

位而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

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怨人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何險以



傲幸。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傲水地。幸謂所不當

得而示以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

其身。正音征。鵠上毒反。書希口正。棲皮曰鵠。皆俟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

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

卑。辟譬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如去聲。耽詩作湛亦作耽。

樂音洛。詩小雅棠棣一篇。鼓瑟琴。子曰父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如如子孫也。

毋其順矣乎

夫下篇此詩而警。如。對。射。和。其。安。樂。之。矣。自。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有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子曰鬼神者。氣之靈也。而造。

化。則。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

也。其。言。則。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

爲。其。實。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而。視。

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

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道。爲。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

易。所。謂。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

辭。專。

中庸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齊側皆以齊

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則稱齊也。洋洋流也。

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引其氣

發揚於上。昭昭明昭。萬物皆此。其精也。

神之著也。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躬

正謂此。爾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躬

思。度待終。及射音外。詩作敬。爾詩曰神之

也。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

語。實。無。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

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

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

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

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

了同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壽為之

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

思陳胡故大德必得其節必得其

名必得其壽故天不孫

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也

至而滋則覆詩曰嘉樂君子德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有

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故人德者心受命

中庸 上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始人訪路以受命

其九官不第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其至。見道之用廣也。

其後音亦此意

而惟文王乎以王喬為文以武

上為身以作之此言又述之李用勳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

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

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

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於大王。實始



武王未受

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人王季王太王先

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遠乎諸侯大夫及士

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

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遠

乎大夫三年之喪遠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

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

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

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紉以上至何樓。  
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外  
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

經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  
下同之推也。以及入也。

###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

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大孝者善繼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繼人之志。此言周公述人之事。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則此論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禮之禮。

通於上下。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

者。言之。

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

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

四時之令各有其物如春  
行祭以鹿膾香之類夏  
宗廟之禮所以行

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  
也序財所以辨貧也序  
行所以辨賢也序事所以  
辨貴也

也昭如堂為太祭則廟之  
也禮而序財亦以爲序  
兄弟羣昭羣穆也而不  
失其倫也

也昭如堂為太祭則廟之  
也禮而序財亦以爲序  
兄弟羣昭羣穆也而不  
失其倫也

也昭如堂為太祭則廟之  
也禮而序財亦以爲序  
兄弟羣昭羣穆也而不  
失其倫也

也昭如堂為太祭則廟之  
也禮而序財亦以爲序  
兄弟羣昭羣穆也而不  
失其倫也

也昭如堂為太祭則廟之  
也禮而序財亦以爲序  
兄弟羣昭羣穆也而不  
失其倫也

也昭如堂為太祭則廟之  
也禮而序財亦以爲序  
兄弟羣昭羣穆也而不  
失其倫也

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也

其指也。謂之也。所對也。之也。孫臣

皆繼也。此結上文兩節。郊社之禮所以事土

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

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文子宗廟之大於追

祭太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視之也。

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對。

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哀公問政。哀公魯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君名將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人亡則其政息也。

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

政也者。清道也。

夫自執。敏。謂速也。清。謂潔也。夫自執。敏。謂速也。清。謂潔也。

以道。謂也。夫自執。敏。謂速也。清。謂潔也。夫自執。敏。謂速也。清。謂潔也。

故為

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此。此。此。此。

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謂君身。道者。

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

得入。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仁者人也。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

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人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相

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

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車在

此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

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

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

可以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

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

故又當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

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

者天下之遠道也。知信勇三者天下之遠德也。

所以行之者，也。知大略，在道者天下

所道也。知大略，在道者天下

所道也。知大略，在道者天下

所道也。知大略，在道者天下

所道也。知大略，在道者天下

所道也。知大略，在道者天下

所道也。知大略，在道者天下

所道也。知大略，在道者天下

所道也。知大略，在道者天下

所道也。知大略，在道者天下

所道也。知大略，在道者天下

所道也。知大略，在道者天下

所道也。知大略，在道者天下

所道也。知大略，在道者天下

所道也。知大略，在道者天下

所道也。知大略，在道者天下

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不致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剛不害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否也呂氏曰所入之空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全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同幾及極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

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知之知如去聲此及

乎遠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道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之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

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從而忘遠懦者甘為人用而不辭故好學引知然足以破愚

力行非然足以忘私知斯三者則知所以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

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而論者指此近

之稱。天下國家則盡正人矣。言此以爲

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

大臣也。體羣臣也。庶民也。柔遠也。講學

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爲處具

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負旅者也。此

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修身

故修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

身之道。進故尊賢。天之道之所進。莫先於  
故親親。天之道。所以及朝廷。故做大臣。體羣  
臣。次之。而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保百姓



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

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門。體親百姓。

猶吾好。此視民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小成。親

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

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

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

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

謂不疑。感謂不眩。謂不惑。是也。不惑

謂不疑。感謂不眩。謂不惑。是也。不惑

謂不疑。感謂不眩。謂不惑。是也。不惑

謂不疑。感謂不眩。謂不惑。是也。不惑

謂不疑。感謂不眩。謂不惑。是也。不惑

謂不疑。感謂不眩。謂不惑。是也。不惑

謂不疑。感謂不眩。謂不惑。是也。不惑

謂不疑。感謂不眩。謂不惑。是也。不惑

謂不疑。感謂不眩。謂不惑。是也。不惑



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夫

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所以好其所

以勸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人臣也忠信

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

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正也送往逆

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來遠人也繼絕舉

廢國治亂持冠朝聘以備厚往而薄來所以

懷諸侯也齊則皆反也

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

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

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

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皆

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猶食也。糶。糶

稟。入職曰者。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朝

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餼。積以迎之。朝

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人大夫來。款。上

制。比年一小聘。二年一大聘。凡年

朝。厚。社。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凡為大

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有。不。誠。也。

則是九者皆為虛文。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矣。此九經之實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

疚。道前定則不窮。指其功及行去聲。凡事

素定也。踳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在下

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在下

他處欺乎。民亦得而游矣。獲乎道。道

不能重別。亦不獲乎道矣。信正朋友。有真不

順。親不信。朋友矣。順。親。有。道。友。諸。身

不誠。不順。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誠

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

未能真實而無友也。不明乎善。謂不能察其

人心。天命之不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

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心容。又。此

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本然真

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

也。聖人之德沛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勉

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本至於聖則不

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自假。故本能

不思而得則必賢善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

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

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

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

之明辨之篤行之。此誠之之目也。學則思存

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自此學而

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自此學而

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

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

措也。有弗措也。有弗措也。有弗措也。有弗措

也。有弗措也。有弗措也。有弗措也。有弗措

也。有弗措也。有弗措也。有弗措也。有弗措



強能之已  
弱能之已  
明能之已  
暗能之已  
能之已

而行之也  
勇之也  
事也  
果能此道矣  
雖愚必

明雖柔必強  
明者操善之功  
強者固執之效

化氣質而已  
德勝氣  
剛者道於剛  
柔者道於柔

不能明柔不能立  
而己矣  
蓋均善而無惡者

性也  
人所同也  
昏明強弱之異  
亦人所異也

夫以不美之心  
質求變而美  
非百善其功不足

以致之  
所以由身裁製之學  
或作或輟以變

其不美之質  
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  
非學

所能變是果於自  
棄其為不仁甚矣

戶書  
二十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入

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

包費隱兼小人以終此章之意章

內語誠始詳而所講誠者實此篇之

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非載此章而

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有公曰子

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慙不足以成

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

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

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

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

之意彼有闕文抑此

或子思所補也較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

則誠矣

自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朱明

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天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

聖矣。明通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

其大達道入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

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

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  
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  
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

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天下莫

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

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其所賦

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

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一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三十章章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

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不化。誠為能化。

其文。通人賢以。凡誠有未至者。而致推致也。曲。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者。則又

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既有不測其所以

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與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具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尚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石第

十三章

言入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

神。見音現。禛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所著所以後。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類。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



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道音導。誠者物之所以

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者物之所以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誠者物之終

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大下之物皆實理之

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中。有不

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

道之在我者。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

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



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誠難所以成也。然既有以自成。

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存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中外之固。而無外也。

殊。既得於已。則其於事者。以時措之。而若其宜也。

故至誠無息。自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久

於中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

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

驗於外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

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

口菁

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久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

為而成

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大而言也。

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

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復以天地明不貳無息之功用。天

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測口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

大也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不貳誠能各極其盛而有子文生物之功今天天斯

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

覆焉。今夫地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

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

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

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

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

而言也。振收也。卷臨也。此四條皆以發明山其不貳不息。以多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

地山川非由積累而後。詩云維天之命於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人也於乎不顯文

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

不已於音烏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

純純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

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

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道言天

大哉聖人之道節而下文兩洋洋乎發育萬物

峻極于天峻高人也此言道之優優大哉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

稱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



道之於世也。於世也。其大而後行。而節不故。而為

不虛德。至道不凝焉。不虛德。至道不凝焉。由節而言也。凝。聚也。成。

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

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

禮。齊者。恭。傲。泰。壽。之。意。無。所。不。有。而。其。於。人。

矣。而。其。道。之。也。敦。如。此。也。且。所以。存。心。

而。以。道。之。也。且。所以。存。心。而。以。道。之。也。且。所以。存。心。

以。其。所。已。知。敦。為。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

有。過。不。及。之。認。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

則。日。講。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



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  
 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不入德  
 之方實詳於此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  
 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平聲同  
 興謂興起在位也。  
 詩大雅杰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入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  
 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右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以復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

考文

此以山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人下

車同軌書同文

行同倫

行去聲。今人下。思自謂當時也。軌轍通。

度倫。又序之體。

者。統也。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

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

禮樂焉。

禮氏曰。言作禮樂者。自曰。言禮樂必舉人在人位。曰。言禮樂必舉人位。

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

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魯後微。魯也。宋。殷之後。一。代。禮。後。

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廢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

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曰去聲曰重謂

禮制度考文惟天正得以行之則焉者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以謂如人

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上為各謂時

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何也故

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士而不

繆建諸大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自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右指自天卜各而

事也。本者身有其德也。微諸庶民。驗目所信從也。建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人地者道也。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者也。賈諸

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知人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大下

道行而世為大上法。言而世為大上。則遠之

則有聲近之則不厭。動垂法而法也。則法則而法也。法度也。則法

則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無射。無怨。以永

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

也。憲去聲。射音如詩作鞞。詩謂頌振聲也。為之也。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

而  
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

之理皆兼內外如大地之無不持載無不

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徒報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

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

所以爲人也悖猶背也大地覆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



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至特者不德之  
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教化不德者  
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  
流府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教化者敦厚其化  
根本盛大而由無窮也此言天  
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石第三十章

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

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

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

也知去聲齊個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

乃在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地溥博淵泉而  
條理也密詳細也祭明辨也

時出之

博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

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

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詒

見音現詒音安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

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人之所覆地

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

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

其德之所及

廣大如天也

石第三十

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大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

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度

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帝

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入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

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

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

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自

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肫肫之貌。至貌。以經

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持如

之而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

之。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

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

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

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灼然而日亡君子之

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

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矣

衣去聲絅口逆反惡去聲闇於



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駮。衣。駮。綢。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綢。故闇然衣錦。故有詩章之實淡。簡。溫。綢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迹見於彼首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



謹獨之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故君

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

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恐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

益加密矣。故下文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引詩并言其效。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

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詩曰不顯之也。威畏也。鈇。斫刀也。鉞。斧也。

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

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詩云予懷明德不大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詩云予懷明德不大

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未也詩曰德

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西酉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天聲與色

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尚是未

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丞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

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為

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

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

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

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

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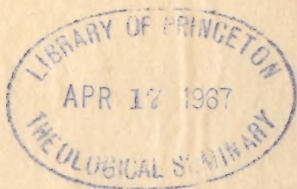
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

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

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章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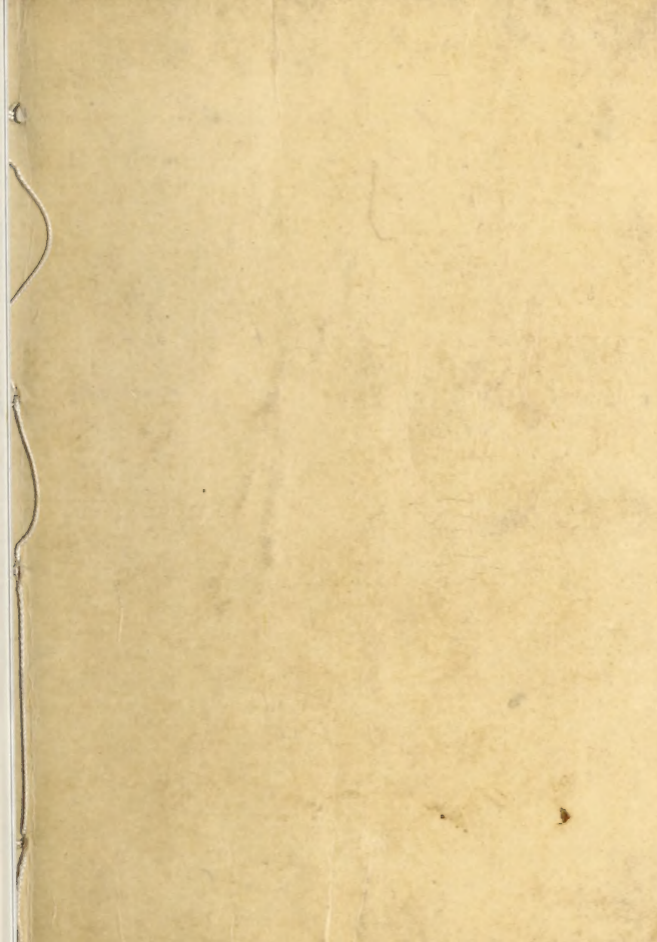
其可不盡心乎



PL 2703

.C55

v.1







PL2703 .C55  
Shisho shuchu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Speer Library



1 1012 00074 1407